

泰國研究

編主泰韓陳

0052

一個法籍的泰國武官(二) 乃豐

屈朝見的日子，所有的大臣們皆由各處乘木船而來。這種木船，非常流行，係用整根的木挖成長筒，留首尾，防水流入。有一部份用槳手不下一百廿人。船的形式頗雜，有如龍形，有如天鵝形，且漆以各種顏色；如果係君主御用的船，則全船身金黃色。

法國使團先進入殿內，然後始為大小臣們。他們全數端坐在一長舖至前面的短牆為止的草席上。這些大小臣們，總數不下五六百人，依着職位的高低次第排列着。職位較高的，則靠近寶座。在未達大殿以前，使團通過了排列在步道兩旁的象欄，裡面有好幾頭象，都是白象，這是這國度裡所最尊貴的，係另外分開的。

守衛這場所的軍人，和在濱海河口所看見的守衛官一樣，即身上圍一塊布，可在手臂上則纏有綠色的布，總數有五百人至六百人。這班人係一中的。衛軍，同時又係劍子手。聚集大小臣們朝見的大殿，四方形，設在高堂，頂上好幾層的階級，因為大城係低窪地。

法大使坐在椅子上，手裡持着金質的長鈎，鈎的尾端有金質的筒子，圖書就裝在筒裡面，蘇蕾教士則坐在大使的右手下，所坐的椅子，係圓形，無靠背。至於外籍的大臣們，坐在大使腳旁的地板上。法大使的隨員們，全部席地而坐，惟須交叉着腳而坐。(大概係盤腿而坐)使團在右方，泰籍的大小臣，則坐於左方。

待所有的人入座後，大鼓很響亮地敲了一下。那些穿着薄薄金絲衫，壓在半截的棉衫上，而且頭上戴着尖端的帽子大小臣們，咸把頭俯在掌上或膝上。這種狀態，使每個法國人皆感到好笑。繼此不一會兒，鼓聲再度响動。這一次當窗門啟，泰國君主身穿着紅色，惟全部作金絲織成的金絲衫，頭上戴尖端的帽子，但有約長一寸的帽舌伸出，且兩旁有絲帶下垂，這和法國內有從前所流行一時的帽子無異。腰間掛有帶，帶的末端非常美觀，滿綴以珍珠寶石。該旁則插有一柄實利的寶劍。君主的十指滿戴着戒指，每個大概皆價值連城。這位君主大概有了五十的年紀，身體瘦弱，臉色灰白，膚色枯黃，可是在左頰上有一顆大痣，有二根痣毛垂着。楚蒙德很尊敬地頓首，同時口裡唱着祝詞。這些祝詞，由昭披耶威查

仁禮成恭語。繼此大使即正式將掛在長鈎尾端金竹筒裡面露易皇的圖書，正式提出；泰國君主把大部份的身體伸出窗簾外，以便接圖書。這似乎大使在故意使泰國君主伸出窗外，否則就是那長鈎子太短了。(參閱譯者註三)

表示感謝大使以及祝賀法國君主後，泰國君主即起立入內，窗簾依舊關上。鼓聲再度响動，那些伏着頭跪拜的大小臣們，皆仰起頭，同時伸直身體站起。

各方面還好，可是朝見時底拘泥的儀節，使所有的法籍人埋怨着。繼後，大使還得朝見泰國君主了好幾次……

福爾賓擔任了法大使和泰國君主之間的傳達責任。這種職務，使拍那萊皇感到滿意，甚且諭令昭披耶威查仁設法遊說福爾賓，勸其留在泰國任職；經過了多方的努力勸說以後，這位法國人才答應在泰國任職。

其實，Comte的職位也非小，而且把當時福爾賓的地位，和泰國一等職位相較後，他還和法國方面的地位差得很遠。要是作深一層的想到食注方面的便利上頭去，則福爾賓實無須留在泰國任職的。相信康士坦丁華爾康先生(指昭披耶威查仁而言——譯者)在當時必把有關於泰國將來的版圖以及法國版圖的政策，告訴了一部份給這位軍官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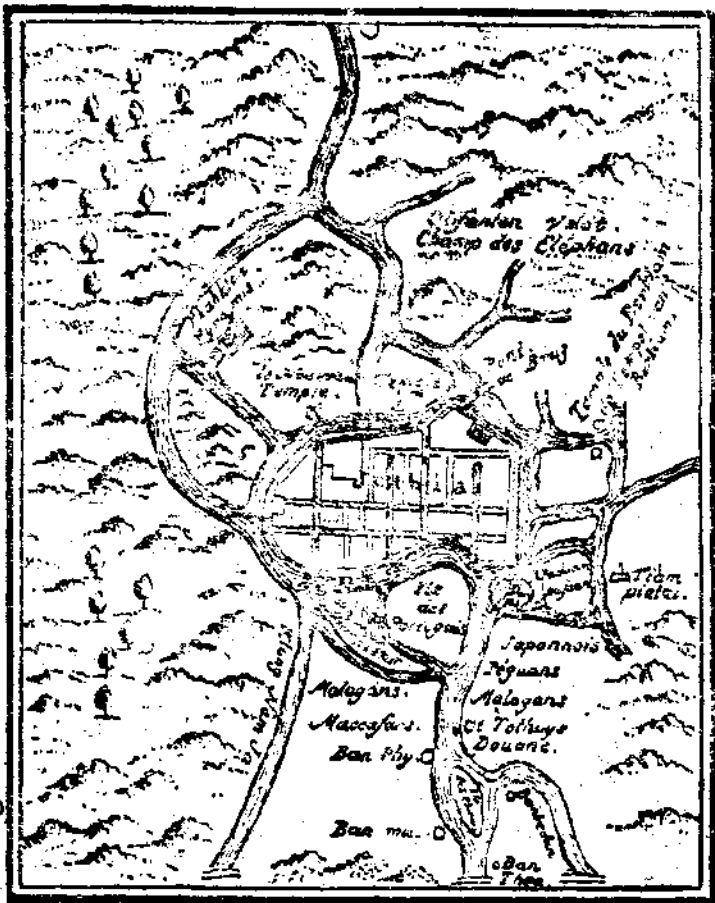
上兩所提述的，將引作者大勒氏所著的原文摘出作証，或提示福爾賓本人在其記錄裡面所自的言詞為証。其實使團裡面一行人，咸互相關係着同伴，因為到了這變遷迢迢的國家，大家都不曉得何時才得返歸故國。可是康士坦丁負責向他們說，並極力保證福爾賓的安全，同時對於福爾賓在法國方面所犧牲的種種損失，答應作最滿意的加以彌補。蘇蕾教士更進一步地說明將因此而起種種好忌，甚或一切因此事而產生的一部份臣們的不良的行動。在這種依據福爾賓自己所記錄的，昭披耶威查仁很坦白地這樣說着：「諸君，請相信，福爾賓的命運，請不必擔憂，鄙人願負完全責任。他還沒有充分了解這個國家，而且他還不曉得這個國家的全部價值。他將成為君主的海軍總司令，陸軍的統帥，而且兼任曼谷的總督職位。在曼谷方面仍須作最堅強的建設和發展，以便作為接待法皇行將派來此的軍隊。」

福爾賓對於拍那萊大帝的首相康士坦丁華爾康或昭披耶威查仁的有關於政治方面的政策，發表其私人的意見如下：
一康士坦丁係希臘人，為沙華倫尼島斯託村一個旅店店主的兒子，對於建築方面具有專門智識，靠着自身的能力，卒成為泰國的首相，泰國大小臣們咸好忌而且恨其人。

最初，他得進入大臣之門，努力供驅使，博得種種的信任，繼後，他被帶入宮內朝見君主，並委身為臣僕。
拍那萊皇認識這位希臘人不久，即非常信用。由於康士坦丁的甜言蜜語，以致君主無所不信，他設法誣毀他的恩人，使君主不信任那位大臣，最後還直接奉拍那萊的意旨，親手解決了那位大臣！

這次的情事，使衆臣深爲不滿，康士坦丁也看出這層，於是設法把那班人入第地殺害了不下三百餘人。一經將反對者清除後，即一躍而爲領導人，從中積聚了不少資財，經營商務，而且絕對地把握政權。

他深知所有泰族人都敵對他，可是敵對的行動，始終未敢顯示出來，大家皆恐懼那時已成爲執政者的康士坦丁底刑罰。他的職位能繼續得多久！他比任何人都明瞭泰國君主的生命終不會維持得久遠，因爲不時爲病魔所刺殺；要是一天駕崩了，即這天裡會發生暴亂的。假如他不轉而求助外僑力量時，那也必難掙脫泰族人的掌握。基於這種理由，他才完全倚靠法國人的力量，從而在網羅港口建立砲台並在曼谷各處建立工事，以便接



納法國的駐外軍隊。在法軍駐紮安富後，則大城即入於掌內，因曼谷係大城的出入要道，而且食糧充足。

依照所述的，實可看出如雙本書大專讚揚的昭披耶威查仁，完全不忠於泰國；惟因內外的實權完全操諸這位希臘人的手中，靠葡萄牙軍爲後盾，保護他的安全，始能立於其入骨之泰族人羣中。（參閱譯者註四）此外，作者大勳還述到拍那萊皇採取用寬容的政策，接納各種民族，國內措施則非常決斷。因此當時有荷蘭人，葡萄牙人，法國人，中國人，巫來由人，以及日本人皆來泰國經營業務，雖希臘人，如昭披耶威查仁亦然。

在當時的刑罰，非常嚴厲而且殘酷，這表示出君主的大權，例如多嘴

，須繞口。提訊時不供，須割口，灑及耳際。小偷斬手。健忘者鞭撻，壓脚和刺指甲。一時疏忽遺失物品，須斬手或脚。重罪者剃光頭或日上枷。愚蠢者須受刀背或刀鋒擊頭。其他刑罰還多着，如用火紅的鐵壓手，撲落牙齒……等等。所有大小臣們，概須經過刑罰，最輕的得嘗過鞭刑。

皇宮內夜間的守值，担任者須靜靜地站在皇宮的角落裡。在殿的中央，祇掛着個火光如豆的燈籠。任何一位臣民如需要讀書時，則燃着懷裡帶來的臘燭，躲在屋角下獨自研讀。

五當，對國家有功的臣民，君主往往賜給布疋，絲綢，全套金質蒞盤，或主所咀嚼的檳榔蒞葉渣！

至於福爾賓一經被委爲海軍總司令，陸軍總司令，及曼谷鎮守官後，主即恩賜一座很美的屋，奴僕卅六人，象二頭，一套銀質的食盤，每晚臘燭二根。

這時代所用的貨幣，係一種圓形的銀丸，其上刻有印，指明價值及重量。這種銀丸稱爲刺印銀（*Chaeng*），俗稱帶加銀（*Chaeng*），歐西人則說稱爲 *Tical*，一直至現在還是那樣。此外還有各種輔幣，如銀錢（*Chaeng*）半錢（*Chaeng*），和在印度某島上所拾得的貝壳。

這時代的泰族，有着奇怪風俗，如阻水國典（*Chaeng*），即每年在水季前，拍那萊皇趁御用船，週圍繞滿首都以及各地的大小官員，作着迎觀的水上行列，這個行列頗長；御用船順流而下，至某一處，諭令停船，然後拔出寶劍，向該處的水面斬去，並這樣子命令着：「水，你勿淹田！一國典就這樣子完成，繼此君主備了不少的禮品，獎給凡能逆流而上，先抵大城首都的人。這是最富有趣味的儀式。

幾乎每一人家皆養有象，它係具有大力的牲畜，除開如駱駝般地用作遠行，拖車，如狗般地守屋以外，還可使它看管兒童，沐浴兒童，給飯兒童，搖搖籃，或在林中找失途的兒童，據說是最靈驗的獸類，和人一樣地百曉。

當時有葡萄牙人也和現時的華僑一樣，來泰担任輕重的工作，所以我們在現時所看見大城時代在大城府和京畿府所遺下的各種各式砲台，砲壘以及營房，皆是經過葡萄牙人所建就的。

拍那萊皇對福爾賓非常信任，甚且准許福爾賓進諫；這麼一來，頗使昭披耶威查仁反感。由於君主的准許進諫，總有一天會使他接受到刑罰，威查仁對他的信任心，蓋這位司令在朝見君主的初期，昭披耶威查仁曾對其宣洩了有關於政治上的秘密。昭披耶威查仁此舉，實察出大小官員對彼皆採取漠然的態度，他有一次叫福爾賓出外面，這樣對他說：「不論什麼事，昭坤所親眼看見的，請不要驚。泰國雖然事實上係一貧窮的國家，但昭坤的地位，決不會有絲毫的影響，我對我的職務，會作最妥善的處理的。」